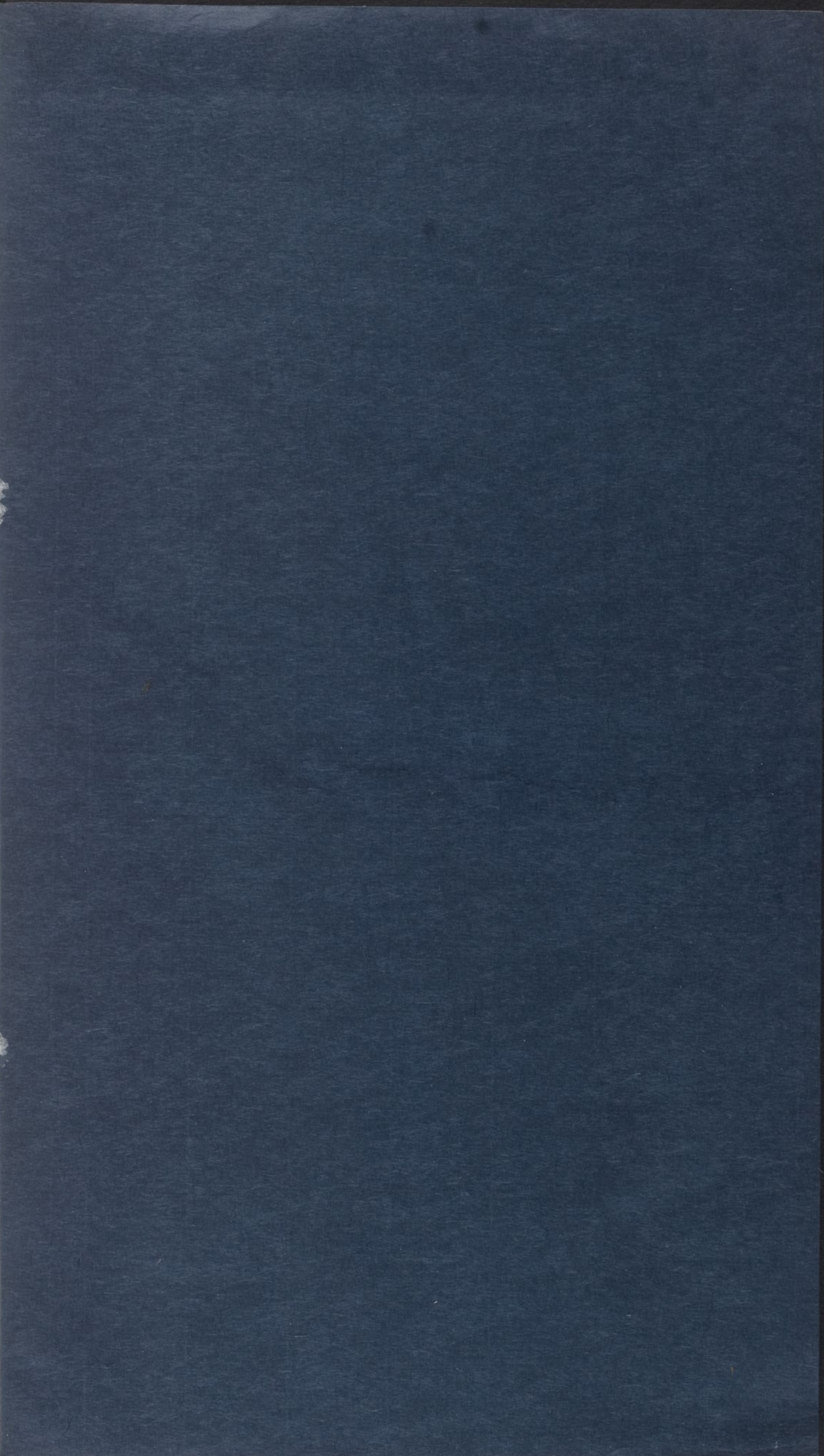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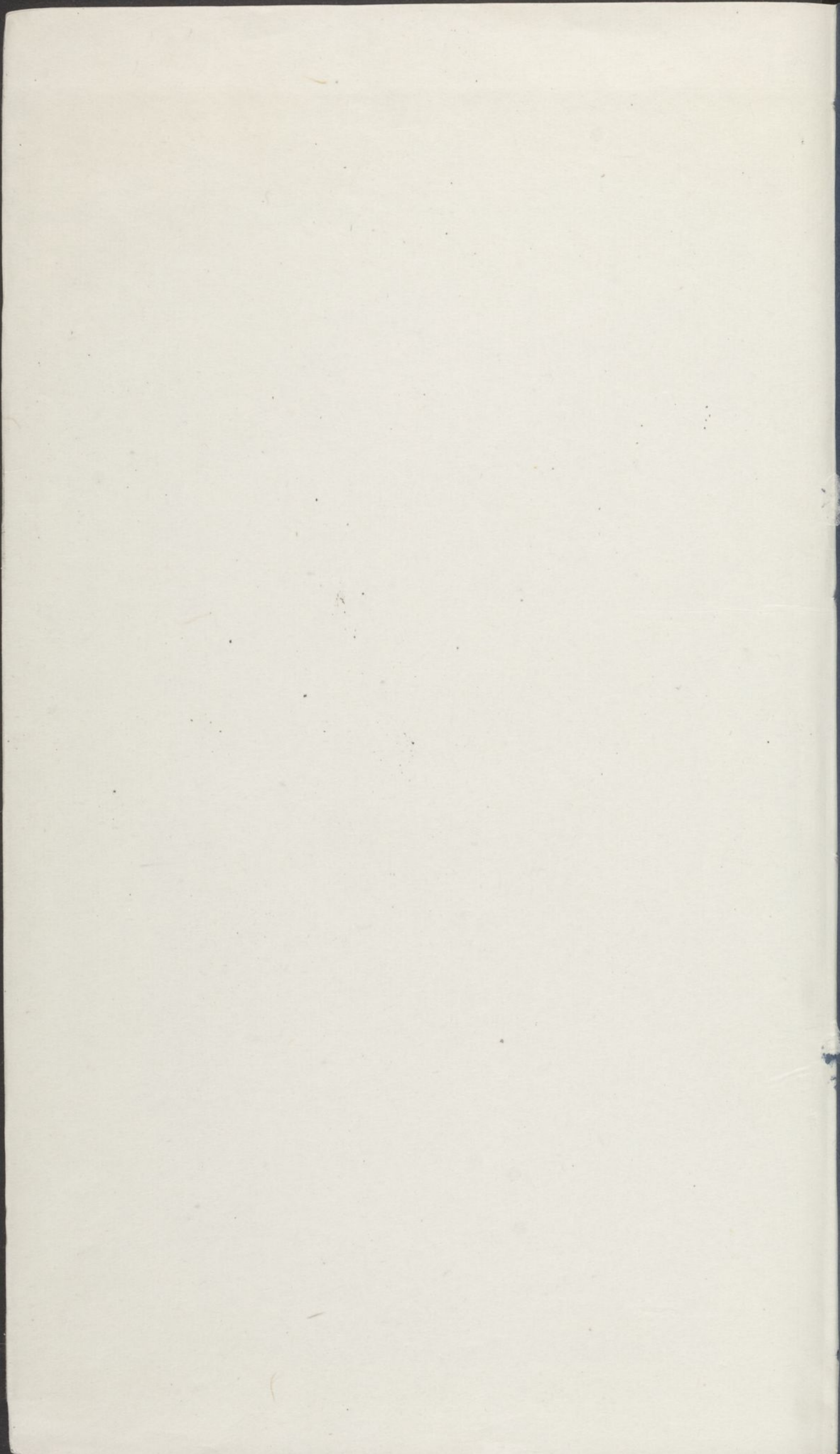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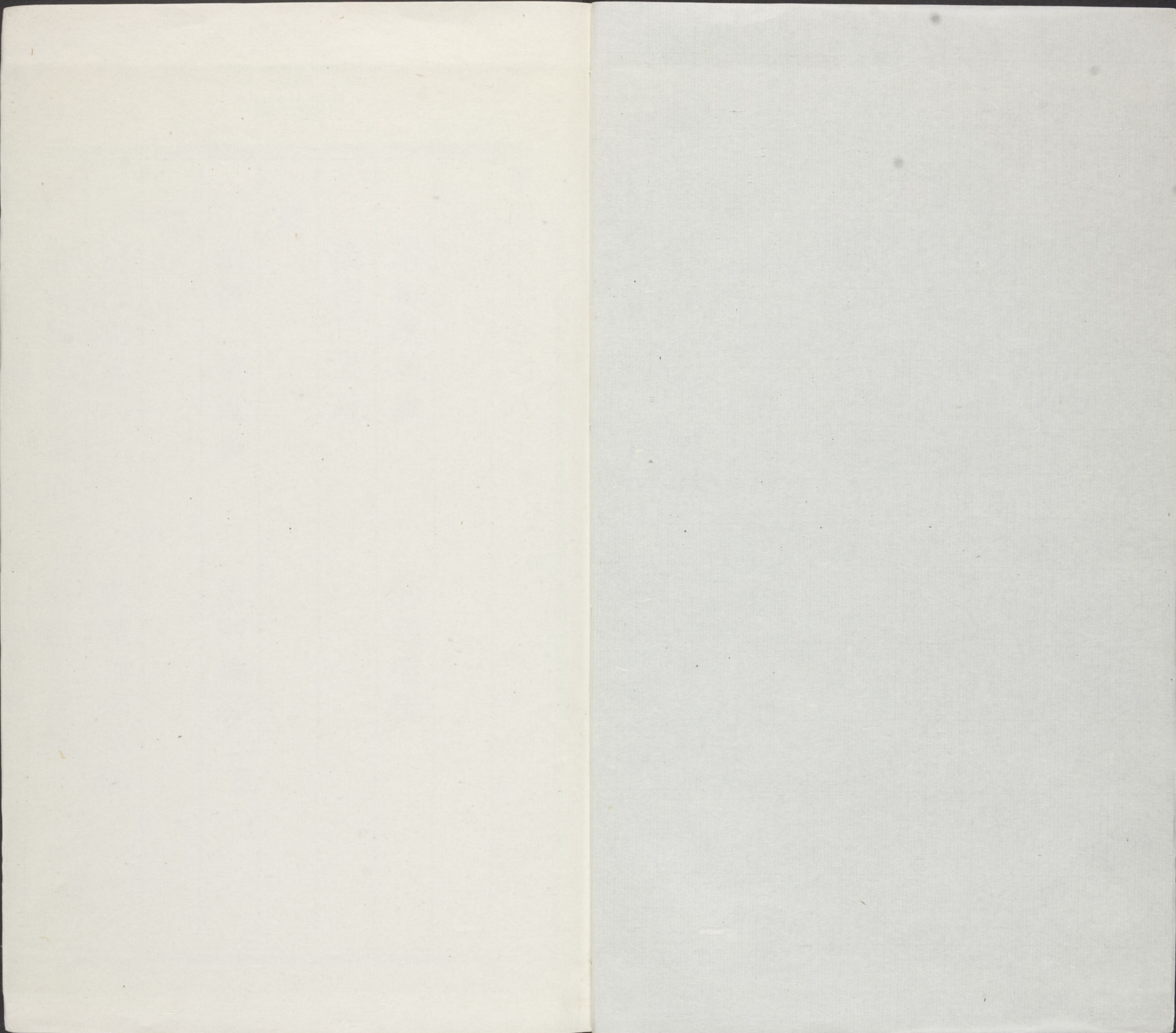


T3134/5062.83

1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DEC 12 1988

東明縣志卷之八上 藝文志

疏

請新政理疏

幼觀壇疏

畿南三果疏

策

治河三策疏

治河疏畧 三道

記

河防記各

黃陵開塞河記

郭侯制江縣治記

新建後堂記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東明縣志卷之八上 藝文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疏

請新政理疏

劾魏璫疏

畿南三累疏

策

治河三策疏畧

治河疏畧 三道

記

河防記畧

黃陵岡塞河記

鄧侯創立縣治記

新建後堂記

薰風堂記

重建薰風堂記

忠愛堂記

東明縣尹題名記

贊政廳題名小記

重新軍器庫記

稟度軒記

移修關夫子廟記

望豐樓記

重修望豐樓記

單將軍廟記

改正文廟神道記

重脩養濟院並置田

義田記

初建城隍廟記

增修城隍廟記

重修城隍廟記

創建魁樓碑記

重修單將軍廟記

重修崇聖殿大成殿記

重修尊經閣記

關聖帝君廟重修記

重修十善橋記

重修玉帶橋記

重修玉帶橋記



東明縣志卷之八上

藝文志

夫人心靈睿含爲精英而吐爲詞翰匪直飾章繪句炫  
耀於耳目卽黼黻治績遑遑藉之所關甚鉅也明邑當  
室壁之分接鄒魯之封東壁主天下圖書秘府而鄒魯  
乃萬世文章正宗雲蒸霞爛蔚然爲宇宙奇觀故自漆  
園而下寶牒琅函汗牛充棟不可殫述如不擷其元精  
而徒侈其藻績組織雖工於境土弗涉竟奚益哉謹畧  
其煩蕪集其切要者錄之凡四方之贈遺詞人之緒論

不與焉作藝文志

請新政理

明石 星 進上本  
邑人

臣某奏爲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聖明亟圖政理以  
慰人心事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  
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事維新之會矧  
庶職來同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  
日則不但將來治効未可遽臻卽欲長如隆慶元年之  
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聖明待  
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也竊見皇上入春以  
來天顏漸燿視朝漸稀章奏頻閣淫遊屢肆雄心銳志



不無少減於初年怠政惰萌將太貽戚於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歲事方新難以遽陳欲後此而言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以畢天氣正融皇上不於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於此時發憤直言更復何爲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爲之序姑未之及焉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祖宗之所付託臣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要也恭惟我皇上卽位初年清心省事欲

食嗜慾咸中於理無容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爲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縱長夜之飲則必耽聲色之欲嗜慾其能寡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其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爲名言今人以爲至鑑皇上倘不亟戒沉湎萬一起居失調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於今尤宜深警伏願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爲禹之惡旨爲湯之不邇聲色則血氣克實精神強

徤萬壽無疆而兆民咸賴矣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慮特達雖由於天縱而啓迪開導必資於學問故我朝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內舉行蓋春氣融和則工夫之進修爲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於前垂洪庥於後賴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竊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逾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固不厭煩瀆特爲申請伏願皇上以務學爲

急以明理爲要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視朝故南面之訓著於書夙興之戒嚴於詩知此爲重也皇上卽位以來未明而衣日盥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月以來則似稍倦於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之娛元宵以後有聖節之樂暫稱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聖意必有以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先帝

雖不視朝然紀綱振肅太阿獨持故有司奉行可幸無  
事至於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勵  
何以保厥有終伏願皇上從此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  
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志亦可快觀觀  
之私矣四曰速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與人主之聽也  
人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  
上下相成治化可舉皇上卽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  
允也允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至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有不允者矣不允  
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  
當聖心故濡滯以示警耶抑或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  
使達於宸聰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關聖躬者則留中  
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其或有以此得罪  
者如此則雖有指鹿爲馬之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  
常章奏稍緩可也若干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害  
若稍稍遲爲禍不細伏願皇上從此於尋常章奏三日  
而下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綸音速示而壅蔽可通

矣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開治道而來諫也皇上卽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甚盛德無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悞犯忌諱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後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聖旨皇上亦怒而黜之爲民夫誤犯忌諱非巨慝也遺落聖旨非大不敬也皇上已不能容之若批鱗引裾之直臣不審又何以處之故自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皇上廣翁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論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則忠

下至計因而畢陳於冕旒之下矣六曰察讒譖孔子曰  
黃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  
三叔之流言昭帝識上官之詐計古今仰其至明以能  
辨乎此也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幾于絕  
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階上達近有一  
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怒目切  
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卽其諫諍之言或  
過于直則曰此人欺皇上或過於激則曰此人慢皇上  
偶一言之尙不允從漸漬旣久則不覺其入而發之怒

矣怒則譴責加焉而彼之忿洩矣夫人臣盡忠直以獲  
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由此喪氣諍臣由  
此杜口彼始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爲而天下將至於不  
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國家之福也伏願皇上  
深燭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則保全善類  
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警燧時有國計空  
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尙費  
神思臣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  
事切於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旣修然後天

下之治可徐而理也臣憂深慮苦發辭直懇非不知觸  
忤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愆不可縱幾不可失故爲是剴  
切之談以徼萬一之聽倘聖心由此轉移美禁由此克  
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  
望皇上鑒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  
采納由此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疏章以  
察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禱  
經制之計于凡節目之詳施爲之序一一講畫咸底成

續則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  
世斯民不勝慶幸卽祖宗德業亦永有遺光哉

劾魏璫疏

明楊紹震 進士  
邑人

臣某奏爲大奸叛跡已彰群孽逆謀未靖殄渠魁以正  
典逐脅從以渙群撫安人心肅清世宙事慨自魏忠賢  
之擅權也崔呈秀從旁而鼓之焰同惡相濟附已者提  
之九天異已者沉之九淵析楊斃善良之命削奪銷縉  
紳之骨封公而朝廷之名器濫建祠而閭閻之脂膏空  
以朝廷之賞罰供一已之愛憎竭寰海之供億實一已  
之囊橐生殺成福擬于君上此曹瞞司馬昭之故智與  
王莽功德之頌同一軌也且蓄亡命于禁中寄心腹于

邊塞欲用王者禮樂而孫如洌以上疏陞官矣欲封王  
劔履上殿而葉有聲楊汝成以不與削籍矣用不測之  
恩威濟僭擬之驕橫無君無天不臣不子長安士庶走  
卒無不恨之而呈秀以巍巍科第烈烈臺鼎乃甘心認  
爲義父非啻丕之繼瞞炎之嗣昭胡爲而若是耶故以  
其弟凝秀克浙江摠兵而又以其心腹爪牙布滿京內  
外俟隙而起欲于鬧中取事以倖天位而一時忠臣義  
士無不扼腕誓殺國賊幸其布置雖定倉卒不遑大舉  
天厭積惡奸謀一朝敗露忠賢發配鳳陽大快人意然

鳳陽實臨大江其中嘯聚者多梟雄敢戰之輩忠賢輦  
金而結之安知無揭竿響應者乎東南半壁恐非寧宇  
矣况凝秀已建旗鼓于浙水同心合謀與國作難再以  
義兒義孫爲之內應未雨之防不可不早思也與其降  
發鳳陽待其叛也而後擒之勞師動衆不若早肆市之  
爲便也呈秀同心謀逆罪與相符會勘而擬之駢戮卽  
白喙能辭哉伏乞陛下赫然乾斷立賜施行仍乞勅下  
各衙門凡係忠賢義子義孫速自退避將平日枉法贓  
私籍沒以克軍餉庶大奸伏辜餘孽潛跡而維新之化

東明縣志 卷之八  
炳耀寰海矣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畿南三累疏

國朝楊素蘊進士且

爲直陳畿南受累情形仰乞 勅部從長酌議以安殘  
黎事

皇上宵衣旰食日以民生未遂爲憂每申令大小臣工  
典利除害顧百姓無所謂利也第去其害則利隨之矣  
臣久吏畿南口擊閭閻受累情形最真最切敬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其一爲驛地之偏累宜議調停也大名  
府之南樂清豐開州東明一帶舊屬南北孔道曩因黃  
水隔斷故過往稀少十三年內兵部按勘合之多寡定



驛馬之衝僻遂將各州縣額設驛站錢糧裁去十分之七以協濟衝驛十四年以後決口已塞舊路復通往來驛使絡繹不絕留用錢糧僅可支五月之用此外夫不能枵腹而供差遣馬不能絕食而供驅馳豈有神運鬼輸之法乎幫貼之費不得不仍責之民間嗟嗟普天率土孰非朝廷赤子何獨令此一方之民剗本身之肉以醫他人之瘡也伏乞 勅下該部稍加通融仍以原額錢糧留爲各州縣之用庶勞逸苦樂各得其平矣其一爲本色之賠害宜議改折也真順廣大各府額設上

供錢糧有狐皮芝蔴兩項原非本處土產之物勢必出銀辦置然後解納查狐皮每張額征價銀五錢而時價費至三兩餘芝蔴每石額徵價銀一兩五錢而時價費至四兩餘是原徵之銀尚不足十分之二三也其不足者不得不累及百姓在民爲重困在官爲私派每見解納之時州縣有司攢眉顰立拖欠則碍于考成派徵則怵于 功令展轉支吾受累無窮况數郡百姓當此災荒疊告之時正項尚缺朴不前而復供此繁然雜費民力幾何遂有鬻田宅賣妻子以償之者矣伏乞 勅下

該部從長酌議暫准改解折色則官民兩得其便矣其一爲石田之廢棄宜議豁免也黃河而決荆隆東明長垣適當其衝城廬頽敗陵谷變遷卽今河口雖塞而汙萊之地可以次第開墾者成熟還自有日第沙壓河灘蔽天橫野畚鍤難施已成廢棄無用之地每縣各不下數百頃目下尙未開徵猶可苟延旦暮異時一槩成熟使一二子遺守不耕之地納無地之糧勢必逃亡日多而國課終于無益也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撫按從公查看據實開報果係沙壓題請豁免仍令查核嚴確勿使一等奸民以熟地詭計躲奸而真正沙壓河灘反致無告則思被窮黎非淺鮮矣以上三事臣所目擊如此故不避煩瀆激切上陳如果芻蕘可用統希 睿鑑採納施行順治十七年八月初十具題本月十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治河三策疏畧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理土地必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

古者立國居民疆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為汗澤使秋水多得

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效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通善為民

者宜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

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

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

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維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者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

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壹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尺初元中河去堤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據堅地作石堤勢必完安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

作滌水行地上津潤上徹民則病瀝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杭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治河疏畧

宋歐陽修

時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湖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修上疏曰

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可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此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旣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湖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派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

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以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用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灾歲阜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天下苦旱京東尤甚國家務安靜賑恤之猶恐民起爲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川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役然死亡之餘所有

者幾又京東自去冬無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農心焦勞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赴一出諸路則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欲於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悉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欲興三大役於旱灾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竊以商湖可塞故道未必可

東明縣志 卷之八 上 策畧  
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南湖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京東變異尤大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又疏

九月詔曰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及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

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

東明縣志 卷之八  
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乃決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  
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  
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  
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決天臺埽未幾又  
決於故道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  
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  
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  
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

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  
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  
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  
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南湖口然則京東橫隴  
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  
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臣聞智者之於事  
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  
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可較而擇也欲塞南湖必用  
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此豈人力所能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南湖開故道凡二役皆困國勞民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亦利少而害多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莫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此智者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

治河疏畧

宋 蘇 轍

黃河西流議復故道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塞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并行之理縱使兩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寶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右

東明縣志 卷之八  
壓御河故地雖使自京北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三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

河防記畧

元 歐陽元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城武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

事功論及河決即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都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并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躡其後策議定乃薦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

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迂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制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迂班固記河

身日非元 卷之八上 三  
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斯事者  
無所考則乃從曾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  
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  
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  
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  
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  
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  
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  
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

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  
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  
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砌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  
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  
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楸用組  
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  
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  
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

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魯常有言  
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  
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  
效草雖至柔柔能狹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力重如錠  
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曰魯習知河事故其功  
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  
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  
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  
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

明宜書之使職史  
氏者有所考証也

### 黃陵岡塞河記

明劉從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  
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黃陵  
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  
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尙未損也六年夏  
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  
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運道淤涸漕舟阻絕天子  
益用爲憂復命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既而慮  
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李興

平江伯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同心協力以祇奉明詔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口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

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北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分統之大夏往來總督傅采群議晝夜旣晝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婦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故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隆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

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三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興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命翰林儒臣各以功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隆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瓠子宋演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爲

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効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覩茲惠政誠不可以無紀述謹據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北大龍門砥柱猶未爲害太行旣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始皇明啟運亦屢有聞安平黃陵奏決紛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蚤乃命憲臣乃弘廟謨諄諄論戒冀効勤劬功不時復上遣近侍



繼以勲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群謀晝夜焦勞罔  
 或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閉水由  
 故道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喜  
 悅加祿與官恩典昭晰惟茲大役不日告成感召之由  
 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咸附殊方異域靡  
 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弘治十年十月某日

鄧侯創立縣治記

明陳進貢士訓導

勢稽東明縣乃漢陽武縣之戶牖鄉陳平所封之地也  
 歷代沿革不一舊名東昏縣新莽改為東明屬陳留郡  
 至我朝洪武二年為黃河圯壞縣治遂廢至洪武八年  
 水勢稍息民皆復業而分管於開州長垣成化二十二  
 年有東臺里耆民李恕雲臺里楊旭陽進二里李通東  
 明里曹鳳舉田敬東臺二里郭俊奏復縣事朝廷遂命  
 巡按杜公忠府尹李公瓚知州胡公璟詣舊址而詳視  
 之狹隘不可乃卜於大善鎮人民繁庶土地高阜遂立

爲縣將散處開州長垣人民三千七百四十戶編作三十四里附籍者二里共三十六里仍復爲東明縣鎮內古刹大寺一所僧舍百間改爲縣治時弘治四年斯時縣尹有宮公顯趙公璣皆不久而去城廓倉廩學校俱未修理至弘治九年知縣事者有鄧公焉公名鉞文肅其字乃中州古睢陽人也以鄉進士授今職蒞政以來寢食不遑勤勉於事經營縣治庶民子來嘗與主簿韓公從暨而縣丞高公珣協力重修縣堂六房公廨鼓樓儀門創築城廓建學於縣治東南設倉廩於縣治西北

立四城門與夫太僕寺養濟院演武廳城隍廟十一舖舍三壇府廳煥然一新往來觀者莫不訝之曰七八禩之間而創造如此且不勞民力不費民財而民樂於赴工得非神驅鬼役乎今歲冬十一月朝廷以政善民安擢山西渾源守邑之士民皆攀轅卧轍號泣而別時有魚窩村鄉老申彥興張勳楊膺省祭官李厚等謁予曰我鄧父母開立縣治用心用力如此若不丐言刻石以垂於後則是功不幾於泯乎予惟曰商銘鍾鼎周紀太常古人有功於國者未嘗不記載之也今鄧公修城池

以禦民患建學校以育人才立倉廩以濟民急修壇廟以奉神祇立養濟院以存恤孤老立太僕寺以專馬政其有益於人國也大矣予目覩其事而豈容默默乎遂紀其始末歲月之詳於石俾觀者一覽而知之云爾

東明縣新建後堂記

明唐

錦

進士上  
海人

弘治辛亥先皇帝從司土者之請復東明治四方之士以其新邑也而邑之論典章文獻者莫歸焉歲甲子予承乏茲土按志稽史乃得其詳東昏名肇春秋漢因之以置縣新室易昏爲明迄金元不改國初遭河水之警遂并其治廢之至是始告復焉邇厥由來遠矣第規制闕畧未底完美徇耳目者或乘之以爲易耳振衰葺漏予敢不夕期月倉廩成已而罔罔成明年退食之堂乃成蓋酌緩急爲之序也僚佐舉酒落之予乃執爵而起

身明果志 卷之八  
日諸君知居斯堂者之不易乎能知其不易斯無難矣  
夫令之於民最親不難於治而安之爲難也古有烹鮮  
之喻恐其擾之而糜耳惟不擾所以安之也彼年少喜  
功之徒矜智術能以目前尋常不足爲必欲鈞奇擇異  
盡蛇而添其足無疾而加之夜取先王徽觀良策而破  
碎之紛更之朝黃暮白俾民莫所執持方且淫刑峻法  
驅之使必從於是民讐其威苦其虐而不敢違則輒謂  
令行禁止傲然張詡自負爲能曾暗弱疾視之不恤上  
之人莫從而信之亦以爲是真能也哉噫耳目之快腹

心之憂也吾恐民命日弊而國家元氣日以萎蕪矣不  
知前史之所謂循良者視此果何如予無他技能顧不  
敢擾民耳然未敢必民之信安與否也漫述所見識諸  
堂壁聊用自警且以勵諸君試相與勗云  
正德元年

東明縣薰風堂記

明王崇慶

嘉靖乙未之冬十月既望東明令高君來宰邑以廳事將敝民事且隙慨然思以更新之於是乃召屬乃命匠乃經營相度厥費民忘其勞增楹若干高數仞蓋巍乎煥乎倍於昔矣乃丙申春二月實始落成邑庠教諭喬君文岱見而樂之冬十月使冷生融乞文端溪子曰是文非吾所能及也昔者吾聞諸父師曰君子居室以藏身也升堂以蒞衆也蒞衆以康邦也故君子廣四民之教可以觀德風矣斯固薰風堂之所由名與是故高而

東明縣志 卷之八 十一  
明欲士之進德也勞而勤欲農之廣業也精而思欲工  
之思巧也審而量欲商之平價也夫士進德則民俗敦  
農廣業則民生裕工思巧則民志不迷商平價則民用  
不匱四者君子所以成政也政成然後頌聲作是故士  
歌於庠農歌於野工歌於肆商歌於市皆斯堂之所助  
也高君其庶幾有是乎異時進而卿相爲畫錦爲綠野  
以匹休古人將不托始於薰風君勗哉吾言盡於是矣  
君名椽字子儀號一亭薦進士於河南爲開封陳留人  
善政居多茲蓋其一端云

建薰風堂記

明高

椽

舉人河南陳留人

粵自弘治辛卯以迄於今凡四十六年其堂頽圯有目  
者所共覩也抑且簷牙與居民相參差而垣瓦亦與居  
民相高下旋馬之地實爲產蛙之區予不才承乏至縣  
始鳩材命工以建堂楹數如舊而尺丈倍之石欄二十  
四懲昔之在風雨中易朽也門增於舊稱乎堂也其餘  
退食吏舍等房凡四十間所亦皆撤舊而加修飾焉工  
始於嘉靖十四年冬十月之三日告成於明年春三月  
之十七日維時贊成之者招遠王公元德寧夏陶公英

濱州鄭公淵也

忠愛堂記

國朝楊日升進士江西新城人

致誌縣堂乃明嘉靖間高公櫟所改創者扁曰薰風越六十餘禩區公大倫加修焉改曰節愛又越五十餘年朱公全棟復修焉距康熙初年二十餘載耳而西北墻圯墜公嵩齡稍稍補葺苟完而已戊申秋余承乏茲土棟折垣頽載瓦之枚率多沓爛每或風雨驟至披拂滿堂蓋舊築墻垣外以磚而內用坯歲久坯潰時時崩裂故內柱皆朽蠹不勝任匪然壬寅至今春秋七易耳遽傾落如是耶思欲因舊繕葺以徂目前不過補棟一時

徒滋工費未可以經久遠欲圖改作起視闐闐井落中  
尚多荒坵蔓草經始又未遑也越三稔辛亥叠書大有  
物力漸饒民情稍輯乃捐俸鳩工撤其舊而鼎新之其  
墻悉用磚去其坯更塗以灰其小柱之墜墻內者去之  
惟置樑於墻上其木板之乘瓦縫者皆易以磚冀自今  
以往可無朽潰之虞矣越三月落成扁曰忠愛堂僚佐  
酌酒稱慶余因揚觶而言曰公等亦思其義乎吾儕登  
斯堂皆爲

天子撫斯民者也出身加民於斯發邇見遠於斯翼善  
擊奸於斯興利除害亦於斯非子視吾民察其疾痛疴  
癢而噢咻之不可以名愛無能愛民不足以稱上任使  
卽不可名忠不忠不愛得無上負

天子下負蒼生耶登斯堂也苟能顧名思義毋或塗飾  
其外割裂其中內多欲而貌爲仁義若磚坯之互用俾  
墻垣不固不可以捍衛吾民也毋或容蓄儉壬陰生蠹  
害若墻內小柱朽蝕其中不可爲民倚仗也毋或有初  
鮮終始則惠義兼施末乃隳事曠職若木板乘蓋久而  
腐漏不可芘覆吾民也庶幾愛民效忠之義哉僚佐舉



觴謝曰當永識以無慚命名之意因援筆而紀之時  
康熙辛亥仲冬之吉

東明縣題名記

明 徐學禮

今海內稱名郡曰天雄其東明則天雄部下邑考漢志  
即武陽之戶牖鄉陳平所封地云土地沃衍尚果敢喜  
正直有古人風蓋名縣也今萬曆四年余不佞代乏於  
此自分非良吏才而一念虛受之懷無問人之賢不賢  
竊有能自得師之意顧前此縣令自宮公以下若干人  
誰不稱先達獨未勒石以記其姓字科籍予懼其久而  
湮豈直久而湮即觀感懲創將何所鑒語曰君子有三  
鑒鑒乎鏡鑒乎人鑒乎古余鑒人者也是以不自量僭

東明縣志 卷之八十一  
勒之石記其姓氏科籍謂曰題名夫君子務實勝何以  
僞爲獨不曰名者實之賓而前車後車古有明訓乎余  
不敏於先政毋論已第爲後之前車則日惴惴焉懼故  
勒石於此則某也賢吾觀法之某也否吾懲創之以後  
視前又以前垂後則凡事有類於賢者知其爲後之觀  
感也而亟欲爲之事有類於否者知其爲後之懲創也  
而亟欲已之推是心以往而良吏之道得矣謂之題名  
誰曰不可雖然此特所云名耳其令之實則在真愛不  
在虛名今父母之於子豈日日而襁褓之乃其心何嘗

一日不有子之念漢循吏曰龔黃曰卓魯無非善用愛  
者也東明固名邑而民疲催科十室九匱所以用愛以  
造福此地者亦存乎人爾嗟乎勒石載名以識不忘石  
也非人也膏澤究而民歌樂只深仁治而世咏其棠人  
也非石也石也非人也跡去而名遂無聞人也非石也  
愛傳而名垂不朽此不徒務名而務實又有出於鑒人  
之外者予固非其人也且以俟後之君子

東陽縣志

卷之八

三



